

## 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三十八回 歲時伏臘走村翁

等若傑醒來，他神采奕奕，面帶微笑。他先擁抱比爾，親了親他的額頭，再向眾人深深地一鞠躬。笑著說：「哈哈！大夢誰先覺？比爾，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，我決定帶你環遊世界。你不能拒絕，因為這是丹妮說的！」 比爾問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若傑說：「丹妮叫我帶你出去走走，她說你太封閉了。」

比爾問：「這不是折騰我嗎？她到今天還不放過我？」

若傑說：「四十多年來我作了很多孽，得果思因，我必須一一爭取他們的寬恕。我怕積習難改，所以丹妮要我背著你去。她說中國有個歷史故事，叫做『負荊請罪』，我今天就得『負肉請罪』！」

文祥說：「我們剛才和總部聯絡過，現在也要離開了。我們想知道你賣給黃道會的氫彈，是哪一種型號？」

若傑說：「對了，還有氫彈的事，我負責去要回來！」

文祥說：「你去要回來？」

若傑說：「他們還沒有付清餘款，當然可以要回來！」

文祥搖搖頭，說：「恐怕沒有那麼容易，黃道會在科羅拉多落磯山的艾爾伯特峰裡，起碼有上千位科學家，有各式武器，連北美特遣隊都被打敗了！」

若傑笑笑說：「不要以為我敗在你們手中，就連這點本事都沒有了！艾爾伯特山的基地我熟得很，哪有上千位科學家？連山上趕牛的牛仔算進去，也不過四百多人！」

衣紅說：「這些事由當局去做吧！這不該你做，還是忙你的事去吧！只要把氫彈的資料給我們就好。」

若傑說：「資料我不清楚，再說那些買賣也不是我親自經手的。老實說，我倒認為我做了一件難得的善事！既然我們已經是好朋友了，我就老實說吧！哪裡有什麼氫彈？那是標準的科技騙局！」

衣紅不信，說：「那些人都是成名的科學家，怎麼騙得了？」

若傑說：「這妳就不知道了，外行人不好唬，但是好騙；內行人不能騙，但是能唬。唬跟騙有很大的差別，騙是用假的代替真的；唬則是用真的代替真的。」

衣紅笑著說：「只是這個真的不能爆炸！」

若傑說：「妳說的是其中一種方法，誰都知道氫彈的危險性很大，最大的危險是會傷到自己！自從二十世紀美國在太平洋比基尼小島上試爆後，反對的聲浪就沒有停止過。因此，專家絕對不敢要求看試爆，但是為了銷售氫彈，我們找了很多知名的專家，設計了一個大型的實驗室和生產廠房。」

文祥說：「那規模一定不小，當局難道不管嗎？」

若傑笑道：「不是當局幫忙，哪有這麼容易，大半功勞要歸當局的傾力協助。」

文祥問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若傑說：「那些廠房都是虛擬實境呀！」

文祥說：「買者會那樣傻，看不出來嗎？」

若傑說：「這就是人性呀！真正要買的人是白衣長老，但是他絕不會自己來。而為他服務的科學家，雖然不贊成，卻不得不來，他們怎麼肯冒生命危險？我們把輻射線的讀數都標示到危險的邊緣，我記得有一個來檢驗的科學家，還以悲天憫人的口吻對我說：『你的工作人員也是人呀！這樣太危險了！』」若傑說完，大笑不止。

衣紅說：「我還是不懂，你談來談去，好像在做生意一樣！」

若傑說：「當然是做生意，不然我在幹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做生意是為了利潤，在這個時代，你們的利潤是什麼？」

若傑驚訝地望著衣紅，說：「妳還不知道嗎？」

衣紅認真地說：「我真的不知道，難道我該知道嗎？」

若傑說：「是為了長生權呀！沒有氫彈的威脅，我怎麼出售長生權？」

這回輪到衣紅訝異了：「長生權？」

若傑說：「是啊！當局規定每個人都能長生，那種做法是在人死後，取出細胞內的去氧核糖核酸，進行『復體術』，這個你們應該知道。你們不知道的是，這並不是最理想的辦法！萬一人死得屍骨無存呢？或者是某種意外因素，導致手術失敗了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那就算了！」

若傑說：「算了？開玩笑！還有一種方法，是事先把人體機構複製好，保存起來。而且每隔一段時期，就把自己的經驗也透過電腦處理，輸入到神經原中。」

衣紅說：「這樣就能保證萬無一失嗎？」

若傑說：「當然不能，這就是我們做生意的門道了！當我的客戶保了一重險時，我就告訴他們，最好還要保第二重險，甚至第三重、第四重……」

衣紅說：「我懂了，你是為了你自己的永生，那你保了幾重？」

若傑不好意思地笑了：「我已經改過自新了，饒了我吧！妳為什麼不問我把這些人體放在哪兒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放在哪裡？」

若傑說：「都在百慕達三角的海底！」

衣紅拍手叫絕：「妙！他們每次來逛海底世界，就便來看看自己的保障？」

若傑說：「錯！應該說是來看看自己，順便玩玩！」

衣紅說：「生意還好吧？」

若傑說：「馬馬虎虎啦！別的不說，光議士就有一半！」

衣紅說：「難怪連當局都動不了你！」

若傑笑著說：「如果當局也有生死，保證他是我最大的客戶！」

文祥四人趕回基地時，黑金剛正指揮眾人，整裝待發。四人未受過軍事訓練，故本次行動隸屬「危機小組」，不受軍事管制。他們分配到一部「動力梭」，也就是「裝甲」飛雲梭，除了能上天下海、穿山入地外，尚有核子防護裝置，以防萬一。

風不懼和左非右最喜歡機械，兩個人一上手，便把該飛梭的性能摸得一清二楚。免得和上次一樣，坐進汽車裡，只能望著方向盤發呆。

文祥和衣紅則忙著調閱黃道組織的資料，更深一層瞭解白衣長老諸人。

在二十世紀初葉，美國是個新興的移民國家。幅員廣大，人口稀少，原本依賴自然資源，躋身世界強國之林。拜兩次歐戰之

賜，大批的高級技術人員逃往美國。兼以兩次大戰前後接連，短短的三十幾年間，兵燹遍及整個歐洲，各國損失慘重。反觀美國，藉著軍火支援的交易，大量開發能源，全力培養人才，在戰後遂一躍而為世界首強。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國力鼎盛，幾可與中古時期的羅馬帝國相比擬。

然而，成也羅馬，敗也羅馬。權利的頂端永遠是狂妄自大，當凱撒第三次戴上皇冠時，正表明了在地上，最高峰也不過是珠穆朗瑪峰。美國所戴的皇冠是民主自由，而這座聖母峰，靠的正是重商的資本主義堆積出來的沃土。

誰不尊崇民主自由？誰不嚮往公平正義？但又有幾個人具備足夠的智慧，能瞭解人生的真實？人在狗面前懸吊了一塊肉，狗必然心甘情願地以之死靡他的精神，忘命向前飛奔，追逐那塊永生得不到的肥肉。

美國人皇冠上的明珠，到了二十世紀六〇年代，就因為暴露在硝煙戰火中而失去了光澤。但是美人雖遲暮，風韻猶存。由於全球以美元為貨幣本位，所以她可以採用赤字預算方式，大量舉債。人稱「債多不愁」，理由很單純，當甲欠乙一筆款項時，如果甲因不能償還而倒閉，則乙所得必為零。如果乙再繼續貸款，或許還有回收的機會。

於是，美國變成全球欠債最多的大富翁，所借的資金多，當然生意興隆；生意興隆了，自然人氣旺盛；人氣旺盛，貨物必然暢通；貨物暢通，則生產發達；生產發達又使技術精進。就像一個墟市，由最初第一個攤子的出現到形成百萬人口的大都會，全靠天時、地利與人和。美國人戴上了皇冠，有權有利，就忘了自己是誰。

人性追求權利，有如蒼蠅之附糞，全世界最好利的人，都集中在這個市場上。市場有市場的遊戲規則，利益分配的多寡，與人心的需求成正比，貧富差距越大，拼搏精神愈旺。因此，美國也強調公平正義——自己所得多是公平，意見得遲方為正義。

當然，不平則鳴，十九世紀的資本瘟疫曾經泛濫成災，於是衍生了共產主義這種專門治療時疫的特效藥。當共產主義在俄國登場後，由於俄國並未染上這種惡疾，以藥為糧，自然體質不佳。根據社會鐵律，貧窮社會的公平，是人人皆無所得；而弱者的正義，就只有勒緊褲帶一途了。

富裕者的理療方式，是築起俱樂部的高牆，舉著民主自由的利斧，先鞭策奴隸清除院內的雜草，然後輸出牛油麵包以賑濟、輸入留學生以睦鄰。在美國極盛時期，在「自由世界」中，舉凡「美援國家」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領導階層都是美國的代言人。

軍事、經濟、資源的劫掠還算不了什麼，最兇殘的一支利刃卻是文化蠶食。需知弱者終能圖強，貧窮尚可致富，但是在文化薰陶下成長的一代，其思想行為必定克紹箕裘。美國文化本就以急功近利為目標，以通俗普及為策略。終於到了二十世紀末，舉世一片濁流，暴力色情，頹廢享樂成為人生唯一的需求。

平心而論，美國並非專屬於某一特定的族群或人種，而是人性被物質奴役後的鏡子。對人類而言，各種經歷際遇都是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信息。物腐則蟲生，到了本世紀初，明珠終於光華褪盡，美國國勢大衰，美國人成為過氣王孫。

在二〇〇六年，彼得和麥克米倫在舊金山的「多媒體營區」，租了一間公寓。當時數百個急於創業的年輕人，都聚集在這奧克蘭灣區。最初是有幾家多媒體公司為了節省開支，在這裡承租了數間廢棄的庫房。不料立體動畫一炮而紅，立即取代好萊塢電影，成為市場新寵，需求量大增，人人趨之若鶩。

彼得所設計的遊戲軟體「黃道星際爭奪戰」，在兩年之內賣了一億多套。眼看他們旭日澄空，即將成為軟體界的巨人時，智慧電腦問世了。當時的智慧電腦還只是一顆功能強大的晶片，然而人人都可以利用文字語言，創造出想像中的圖形世界。

這一來，立體動畫登時被貶成垃圾，彼得的前景也隨風而去。他當然不服氣，困獸猶鬥，聯合了一批動畫同業想另起爐灶。然而智慧電腦不以牟利為目的，這種中古式、非資本主義的騎士精神，對沒落的王孫說來，簡直比共產主義還要可怕。

彼得從來沒有上過教堂，但是他看中了一個極佳的賣點，就是智慧電腦不相信上帝。彼得舉著「新十字軍」的大纛，穿上純淨潔白的聖袍，戴上三K黨的三角尖帽。但他還不能忘情於「黃道星際爭奪戰」，自封為遊戲中地位最高的天秤座「白衣長老」，麥克米倫則為天蠍座的「黑衣長老」。

過了幾年，巨蟹座的「褐衣長老」、金牛座的「黃衣長老」、獅子座的「棕衣長老」都有人在位了，也有女性選了處女座「紅衣女郎」、雙魚座「花衣女郎」、水瓶座「青衣女郎」。十二星座一直到二〇二〇年才額滿，新來的有射手座的「藍衣王子」、摩羯座「紫衣王子」、牡羊座「橙衣王子」及雙子座的「綠衣公主」。

他們以基督教教義為出發點，認為電腦是魔鬼，是異教徒。他們四處活動，以推翻電腦當局為訴求，爭取人們的支持與認同。

在二〇二二年，美國國勢日衰，到處是姦殺擄掠，社會亂成一團。這時黃道會的組織已經相當龐大，在全美已有三十多個分會，全部會員有數萬人。黃道會自以為肩負天命，首先向囂張猖獗、控制了九成以上毒品買賣的黑道宣戰。起初只是零星的械鬥，後來演變成群毆，最後爆發為全面戰爭。

黃道會在落磯山區集結了三千多人，準備了各種新式電子武器，邀約黑道決一死戰。結果黑道動員了一萬多人，居然還有飛機、戰車及火箭！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戰鬥中，黃道會人員死傷慘重，最後只有白衣長老、黑衣長老與褐衣長老三人全身而退。

這個事件轟動了全世界，美國人不得不承認，在經濟不景氣時，民主自由反而成了社會動亂的溫床。這時東南亞幾個蕞爾小國，以及中美洲、南美洲、非洲一些國家，因為接受了電腦統一服務，一舉成為最富庶安定的地區。最後，美國舉行了公民投票，以絕大多數的贊成，在二〇二六年，成為第一百零九個接納電腦聯盟的國家。

自後黃道會銷聲匿跡，直到姜森將之吸收到人類自覺會中，重新展開活動，又逐漸將十二星座補足。白衣長老利用摩爾大舉進軍火星，結果失敗了，摩爾也不知所終。

事後，他回到地球，召集成員開會檢討，發現當局的手段已變得非常有彈性，原本三不管的地域，現在也開始管制了。許多人員突然遭到逮捕拘禁，過去大量收集的武器、設備，也多被查收。如果這代表姑息政策已經結束，可以想見，在地球上他們的活動空間將愈來愈小了。

在會議上，黃道會歐洲負責人漢斯博士又提供了一個不利的消息，言及地球磁場倒轉的現象，已經證實將提前四萬年，也就是說，即將於數十年之內發生。如果磁倒轉真的發生，對生物界而言，只是適應期長短的問題，但對電腦這種與電磁有關的系統來說，將是一場無與倫比的大災難。

這個傳言來自一個神秘的宗教組織——真理教，據說他們的教主有莫大的能力。最為人稱道的，是他對意識失控的治療。許多幻夢與真實不分的病人，只要接受他的治療，說得明白一點，只要願意相信他，就可以得到一種「絕對意識」，從而回到真實世界來。

漢斯是地質博士，本來不相信地球磁場有提前變化的可能，但是當他到幾個活火山採集熔岩時，確實找到了磁場倒轉的證據。有個理論認為，地球大量接受太陽能是導致磁場變化的主要原因。在過去三十年中，當局對太陽能的攝取，幾乎是三萬年來的總和。

為此，在三個多月前，漢斯專程到南美洲的安地斯山求見真理教教主。教主提及，他們已經與NGC六六五六人馬座JU一二五〇星球的外太空智慧體取得聯繫，只是傳來的密碼一時尚無法破解。漢斯表示他對破解密碼很有心得，教主便與他約定，在適當的時間，帶他到阿迦那峰山頂的天文台觀測，希望能解出外太空智慧體的秘密。

阿迦那山峰高約三千公尺，是個隆起的地形，一峰獨聳，面臨太平洋的季候風，很少有雲霧出現。那裡有一座陣列電波望遠鏡，是美洲「超長基線電波望遠鏡」的一環，該陣列由阿拉斯加起，南下到阿根廷南端，共有一百多座，基線總長度達一萬兩千多公里。

相較於另外一條，由美國加州到澳洲的陣列電波望遠鏡，這條始建於本世紀、西東走向的陣列望遠鏡，規模更為龐大。如今雖

由電腦當局主管，但凡是天文學會的會員都能申請使用。可惜人類沉迷夢鄉，有志於天文研究的人已是屈指可數了。

一萬公里的基線相當於電磁波一千週／秒的波長，屬於聲頻範圍。在聲頻天文學上，此範圍可以「聽到」太空中的「風聲」。比如火星的塵暴、木星的高速氣旋，甚至彗星尾巴上太陽風的嘶嘶聲等，莫不清晰異常。

這種技術全靠聲波辨識的定焦、分頻和反相，能將人類的耳朵，一直延伸到無垠的太空。除了聆聽星星的心聲外，它真正發生效用，還是在二〇三九年那次，有兩顆小行星在距離地球三千萬公里處碰撞，被天文學家「聽」到了。經過詳細的推算，電腦預估其中有塊約兩公里直徑的碎片，將直撲地球而來。

當局派了三個機器人駕駛的太空船，採用「中子彈」，以十五度的切角，將這個「碎片」的一角削去，迫使改道，這才免除了它對地球的威脅。

在理論上，要利用此一設備聽到人聲也不是難事，不過現有的基線要延長十倍。當局曾有過一個計劃，打算以數百顆同步衛星置於基線的延長線上，來加強它的聽覺。只是人類議會質疑，太空中又沒有同類，裝設這麼大的耳朵，卻沒有隱私可以打聽，結果這個計劃便胎死腹中。

真理教教主利用阿迦那峰的超長基線電波望遠鏡，對準人馬座J U一二五〇星球萬分之一秒的角度。根據教主的經驗，該星球大約每隔九千多個小時就會發出一個脈衝，而且每次都延遲兩分鐘，似乎對方正遠離地球而去。

果然，一個明晰的信號傳來了，而且非常有規律，是一組二進位的脈衝。漢斯興奮不已，他把電腦當作運算工具，以各種密碼公式，一一測試，但都得不到明確的結論。漢斯不服氣，繼續找了多種二十世紀熟知的密碼，最後反而是利用最簡單的「美國工業訊息標準」編碼，得到了一組奇怪的英文字母：

MCDRNCV RWCON E V L O J M G L M Y Y L R O B S H E F A H U P A L Y O L K S H N J W O W R A C E T L A I O K H R L L B J N D

他又花了兩個月企圖破解這組密碼，卻始終無法解讀，他猜測加密人使用的是替代式密碼法，卻一直無法找出其鑰匙，最後只好承認失敗。這份由外太空傳來的信息，如果是在二十世紀，一定成為駭人聽聞、轟動世界的重大新聞。不幸他多方奔走，不論是專家學者或媒體政客，人人聽了一笑置之。在這個時代，人已經不必關心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，更不用說太空生命了！

漢斯對地球人徹底失望了，連「自覺」都不再具有任何意義，加上他深信磁場倒轉必然會導致地球的毀滅。與其留在這裡作無謂的反抗，倒不如乘機移民火星，再以火星為跳板，移民其他星系。

漢斯是德國人，代表歐洲的組織，他們在非洲有一個火箭發射基地。在幾次影音會議中，與白衣長老爭執不下，白衣長老堅決反對離開地球，但是歐洲人顯然有他們自己的決策。如何避免分裂，令他陷入兩難的窘境。

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大法王逃離中國基地的消息，輾轉傳到了白衣長老耳中。他一直期望與大法王合作，但是基於宗教信仰的差異，雙方始終格格不入。不過站在反對電腦當局的立場，彼此倒也惺惺相惜。大法王兄弟四人各有一股強大的力量，而大法王在中國苦心經營了很久，最後仍難免潰走的下場，頗令人有回天乏術的無力感。

最後讓白衣長老下定決心，要將基地移到火星的關鍵，一是他的困獸之鬥又失敗了，他接受傳教士約翰所提供的技術資料、設備及建議，企圖在托島島製造騷亂，結果落荒而逃。另一個關鍵便是他最鍾愛的第二代接班人，他的獨生子吉米，也就是新上任的射手座「藍衣王子」在地球似乎也無立足之地了。

藍衣王子身材魁偉，長得唇紅齒白、眉清目秀，女性對他的迷戀傾心，幾乎到了痴狂的地步。他出生在二〇一一年，正是白衣長老人生最風光的一段。王子從小就順心遂意，要天有天，要地有地，人生對他而言，不過是個萬有寶庫，就等著他張口伸手而已。

電腦聯盟成立之初，美國尚是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，國勢雖衰，不等於敗亡。美國人不僅富裕，而且空閒，他們發覺身體是個負擔，如果不經常運動，不久就要毛病百出。而當時虛擬實境還不十分完善，一些傳統的運動仍相當受歡迎。他們把運動當作一種娛樂，既可賺錢又能打發時間，更重要的是，能讓身體健康，以便永享天年。

運動的花樣百出，尤其以球類為然，一個圓圓的球，有大有小，可軟可硬。有高人一等的「高爾夫」，球場是用水土保持的代價交換來的，打小球提供富人散步談生意的機會。為了兼顧牟利，吸引更多的奉獻者，便用比賽的方式培養了一批「球星」。人其實是最容易被洗腦的動物，只要有一次，能把一個「小球」推進小洞裡，就有了成就感，就會繼續不斷地想推小球。

年輕人喜歡的不是散步，他們需要發洩無窮的精力，於是用手的籃球，用腳的足球，當然也有用手的足球，甚至用棍子、板子、網子拍打的各種球類，紛紛出籠。

由於人容易被同化，當有些人把某一類型的人視為「英雄」時，自然尤而效之，該類型的行為便蔚為風尚。王子在高中時，看中了他心目中的英雄，因此迷上了籃球。他那兩百公分的身高，很快使他成為球場高手，成了高手，就是明星，球場上經常傳來女性尖銳的驚叫聲。又基於女球迷的捧場，惹花的蜂蝶更是結隊而來。人氣一旺，身價就高，王子便成為實至名歸的英雄，連他都著迷於自己的成就。

那只是在高中時期，等王子有意進軍職業籃壇，這才發現情況完全不一樣了。因為生化科技發達，人越長越高，職業籃壇中，球員平均身高為二百一十五公分，甚至有高達二百八十分公分的長人，只要往籃下一站，兩手一舉，人人望球興歎。

王子第一次有了失望的經驗，等他把心思從球場上轉回人間後，他才發現女孩子比圓球更可愛。他很訝異為什麼以往沒有發現，於是更珍惜這個良機，日夜出入花叢。這時虛擬實境的技術也成熟了，不論真幻，他都如魚得水。

白衣長老最初頗為諒解，等他發現已經三十九歲的愛子，多年來每天有近二十個小時在床上，不是虛擬的幻夢，就是實際的運動。長老大怒，決定讓王子遠離城市，把他送到科羅拉多艾爾伯特山區的基地。這裡一無妖嬈的女孩，二無虛擬實境的器具，有的只是兩個對長老忠心耿耿的貼身護衛，以及數百位成天工作的工程師。

王子受不了，幾次自殺未遂，長老只得任命他做射手座「藍衣王子」，並允許他在附近山區走動。

鄰近有好幾個美以美教徒的屯墾區，這些教徒堅守祖先古訓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過著與世無涉的生活。他們由歐洲集體遷徙到美洲，美國強大的物質文明並沒有打垮他們。電腦時代到來，他們乾脆躲到這個偏僻的山區來。

當地教徒清一色素淨的黑衣黑帽，王子一見，又發現了新大陸。屯墾區的教徒最初把他看做魔鬼，但是他天生討人喜愛，不久就跟大家打成一片，又成為少女心儀的對象。

有幾位長者認為他的到來必有災殃，大家正感憂心，問題果然發生了。王子擺脫了護衛的監視，在一個夜裡，連續強暴了三位未成年的少女。

美以美教徒群情大嘩，他們雖然熱愛和平，但是在祖傳的文化中，每到需要反抗的時刻，全族上下一心，絕不退避。

連續十幾天，他們風雨無阻地群集在黃道會的火箭基地前抗議，群情沸騰。各個事件接踵而來，白衣長老終於知道，是離開地球的時候了。

一聽到要離開地球，這裡的工作人員有一半以上堅決反對。這些人員都是高級知識份子，個個擁有相當水準的專業技術。他們都是在聽了姜森的演講後，體認到人類所面臨的危機，希望能盡一己之綿力，救亡圖存。

姜森是一介書生，他也提不出解決的方案，這些人便又投向黃道會等幾個外圍組織。起初當局的管制極為鬆散，各種物資的取得可說不費吹灰之力。這些人憑著所學所知，也設計出一些來往太空的各式火箭，以及各種超級電腦。

西蒙士是這裡的總工程師，他專攻量子力學，在分子動力上有獨到的成就。他知道所謂的機率並非不可知的亂數，甚至有一定

的因果在其中。經過長時間的研究，他發現機率與圓周率有一定的關係。

圓周率是自然界能量作用的規律，是從一個固定立場（由三角形面積逼近圓面積）推算的結果。而機率的立場則是不定的，西蒙士利用電腦，取圓周率小數點後任意位置作基數，測算投擲骰子的機率。經過大量的統計，果然證明了每次的機率都可從圓周率的某一個位置開始，找到相對應的排列級數。

西蒙士以這種級數作為分子動力的控制參數，結果將能量效率提高了十倍以上。只是時代改變了，人已無用武之地，他常感歎生不逢時。在朋友的介紹下，他參加了人類自覺會的講座，最後被白衣長老羅致到這裡來。

當白衣長老在基地中，鄭重地向大家宣佈要移民火星時，西蒙士第一個發難：「我反對移居火星，理由只有一個，我們來此的目的是要推翻電腦統治，自我的安危不應在考慮範圍！」他說完後，很多人乘機叫好，一吐胸中的惡氣。

白衣長老和顏悅色地說：「我同意，大家不妨想想，我們在十年之內，有沒有可能達到目的？」眾人面面相覷。見沒有人答話，長老又問：「那二十年呢？三十年呢？」

西蒙士說：「老實說，究竟要多久沒有人知道。過去我們美國多強大！有誰敢說別人多久能超越我們？可是，我們終究還是被超越了！」

長老說：「完全正確，但是如果中國人早亡國滅種了，今天可能有智慧電腦嗎？」

西蒙士說：「根據我的理論，從中國人亡國滅種那一天開始，美國人的排列組合也改變了，那是另外一種假設狀況。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至少，存在是一個立場，絕滅是另一個立場，你總要選一個。」

西蒙士說：「當然，只是地球磁場倒轉，並不全等於毀滅。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但是加上當局的改變，我們一連串的失利，機率增加了。」

西蒙士說：「不！據我的判斷，磁場倒轉時，電腦可能會全面癱瘓，那正是我們揭竿起義的良機？盼都盼不到的時機，為什麼反而要逃走？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我們都知道，在電腦統治下，地球資源的管理分配、人類生存條件的控制等等，早已不是任何人能掌握的了。」

西蒙士說：「所以要拯救人類，就要從現在開始，謀求對策。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正因如此，我們去一個安全的地方，總比待在險境更有利。」

西蒙士說：「那未必，人是惰性很強的動物，身邊的火容不得，遠處的火，大家只會站高一點，慢慢觀賞。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你這樣說我不同意，我們這些人會那麼無知嗎？」

西蒙士說：「要不然門外的美以美教徒在抗議什麼？」

這句話擊中了白衣長老的要害，大家不歡而散。最後，約有三百多人選擇留下來，只有一百多人願意移居到火星。要去的多半是些服務人員，由於太空船、燃料等事都先大量貯備，不願前往火星的科研人員，反倒一個個先離開基地了。

珍妮和哈瑞是白衣長老的左右手，居執事地位。上次在火星上，珍妮見識到紅教的手段，發覺長此以往，黃道會不可能有與人競爭的實力，所以一力主張從培養人才著手。可是這談何容易，世上人口雖多，但是百分之九十都迷上了新鴉片，永生沉迷不醒。

珍妮也知道，美國人一向唯利是圖，當前的社會，人已經無利可圖，想要調動人的積極性，真是比登天還難。她想試試找東人，在文化背景的薰陶下，傳統的東方人從來是輕利重義的。只是在美國文化肆虐了一百多年後，這世界上究竟還留下多少淨土呢？

有一次，她看到一則報導生態環境的花邊新聞，在二十世紀，巴西的亞馬遜河流域、南亞及赤道的雨林，非洲的沙漠及原野等，都是大家矚目的生態焦點。到了二十一世紀，因為電腦的深入調查，人們才發現到，俄國西伯利亞的草原、中國西南的縱貫山脈等，都是以往所忽略的生態死角。

這篇報導介紹了一種可愛的動物，它們因體軀嬌小，喜歡掛在牆角，故被名為蜘蛛猴。這種猴子本已絕種，一位生物學家利用基因移植技術使之重生。

這位培植蜘蛛猴的生物學家，是中國少數民族中的彝人，他住在森林中，生活條件極為惡劣。採訪人員好不容易才找到他，想問問他這樣辛苦地工作，目的是什麼？但他一直躲躲藏藏，不願接受訪問。

採訪記者覺得很有意思，他順便訪問附近人家，竟然人人競避，家家不得其門而入。最後記者總算找到一位肯開口的老人，老人說：「我們彝人的『彝』字，指的是宗廟裡頭祭神祭祖的器皿。所以老祖宗留下的訓示，後人不敢稍忘。祖訓只有三句，一曰勤，二曰儉，三曰不為天下先。剛才你們來訪問，沒有事先讓大家知道，誰都不願先出面。」

那位記者在做結論時，語重心長地說：「這個山區裡住有數百戶人家，他們生活艱苦，但是安分常樂，很可能就是堅持勤、儉與不為天下先的結果。如果人類早先能向他們學習，可能地球就不會到今天的地步了！」

珍妮靈機一動，如果有人為救助一種猴子而付出這麼大的代價，一定有人願為挽救人類而付出更多。她和哈瑞便到這山巒奇秀的縱貫山谷查訪，從旅遊資訊中，她挑上了黃果樹瀑布，乘垂直梭先到貴陽，準備從這裡坐磁浮梭直達瀑布區。

到貴陽下梭後，她在路旁利用微機查尋資料，卻見一個不男不女的東方人，牽著一個不到一公尺高、有如洋娃娃的孩子，從面前走過。

珍妮覺得有趣，對哈瑞說：「你猜，這個同性戀跟什麼樣的人、生下了這個怪模怪樣的小雜種？」

哈瑞也覺得好笑，說：「有幾種排列組合，一是這個同性戀是男的，那麼對方應該是個西方妓女。如果她是女的，那對方應該是職業籃球隊的外籍兵團！」

珍妮笑問：「怎麼會是職籃球員呢？至少不會這麼矮呀！」

哈瑞也笑著說：「妳有所不知，因為是怪胎嘛！」

這幾句訕笑早惹惱了那小個子，他速度奇快，像個剛上發條的玩具人，一躍就跳到二人面前。他雙手叉腰，氣勢洶洶地說：「我什麼地方招惹你們了？」

珍妮忙說：「朋友，別生氣，我們只是開玩笑。」

「開玩笑？妳不知道這話多傷人！」

那陰陽怪氣的人扭腰擺臀地走過來，摸摸小個子的頭說：「玩具人，你生什麼氣嘛？他們說得本來就不差！他們只是沒猜著，我不男不女，又男又女！」

玩具人臉一板，說：「陰陽人，你少來這一套！我就怕跟你在一起，偏偏又沒有人肯跟我出來！」

陰陽人說：「他們誰還敢出來？無緣無故被送到金星，膽子都嚇破了。」

這兩個人居然自顧自地說起話來了，這樣也好，珍妮心想，少惹麻煩，當下對哈瑞點點頭，兩人準備走路。

「哪裡去呀？你得罪了我兄弟，土下長腿是不成的喲！」軟語之中帶著威脅。兩人才知道，這個麻煩還不小。

「什麼土下長腿？」珍妮是真沒聽懂，正好作為話題。

「噯喲！土下長腿都不懂？那妳怎麼來這兒的？要不要我示範給妳看？」

「不必了，謝謝你！」

「小姑娘倒蠻俊的！小伙子也不差！這麼辦吧！到我家去慢慢聊！」陰陽人嬌聲怪氣地說著，一面向兩人頻送秋波。

「陰陽人！你這是油炒烙餅——鍋裡反嘛！」玩具人在下面拉了他一把。

「啣！小兄弟！我反你什麼啦？」

「這麼吧！這女的向我陪罪，那男的給你玩！」

哈瑞本來在一旁看熱鬧，聽兩個越說越下流，怒道：「你們嘴巴放乾淨一點！什麼陪罪的？去玩的？」

「小冤家！那是玩具人的美意呀！咱們走吧！包你滿意！」陰陽人說。

「狗屎！珍妮！不要理他們，都是神經病！」哈瑞拉了珍妮，回頭就走。

「哎唷！生氣啦？不要以為你們逃得掉呢！」

「你想怎樣？」哈瑞知道電腦當局的法則是動口不動手，雖然人生地不熟，也沒有什麼好怕的。

「何必呢？我不想怎樣，也不必怎樣，我就這樣纏著你，沒完沒了！」哈瑞一聽，不禁毛骨悚然，一點也不錯，他曾看過一則新聞，有一個女人對她的心上人死糾活纏。因為誰都不能動手，外人除了好言相勸外，也無法干預。雖然當局對住家有嚴密的防護，但那痴心女就睡在直達車站的月台上，而且一睡就是兩個月。後來還是地方人士出面，訴請當局，將男方的住家遷移到遠方，才了結這段公案。

珍妮知道這事錯在自己，再這樣鬧下去沒個了局，便拉了哈瑞一把，說：「實在對不起，我向兩位誠懇地道歉。」

玩具人一楞，說：「妳為什麼要道歉？這樣就不好玩了。」

珍妮說：「因為我們還有要緊的事，以後再陪你玩吧！」

玩具人高興地拍手說：「真的？妳為什麼這麼好？」

「嘎！有人陪你玩就好？」陰陽人瞅了他一眼。

「當然哪！不然我為什麼選這副身體？」

「唔！不爭氣！這樣能成什麼大事？」陰陽人嘴一撇。

「誰像你們？吃了多少虧，還不死心！」

「沒出息！難怪上次在大法王面前，你乖的像貓一樣，屁用都沒有！」

珍妮立刻抓住機會，問：「你們也認識大法王？」

陰陽人臉色一變，端詳了珍妮一會，說：「難道妳也認識大法王？」

珍妮點點頭說：「我們有過數面之緣。」

「有數面之緣？是什麼緣？」陰陽人後退一步，臉上陰晴不定。

珍妮馬上看出來，這兩人與大法王有嫌隙。好在黃道會與法王非友非敵，他們既然能和法王作對，想來也非弱者。要見機行事，不要錯過機會了。

「緣就是緣，見過面，他有他的計劃，我有我的本領。」

「啊？還有本領？能請教大名嗎？」陰陽人平常陰陽怪氣，一談到正事也正經了。

「我們是黃道組織會十二星座中，天秤座白衣長老座下的左右執事。我叫珍妮，他叫哈瑞。」珍妮說。

「不要慌，慢慢說，黃道是什麼玩意兒？」陰陽人聽得莫名其妙。

珍妮大喜，這種孤陋寡聞的人最容易利用。便說：「我們是反對當局的組織。」

玩具人說：「喔！我叫玩具人，他叫陰陽人。」

陰陽人更正道：「不！我叫日月人，我們是都陽十一殿惡鬼中的兩個小鬼。」

珍妮說：「那你們還有九個大鬼了？」

「不，我是老鬼！」一個影子由淡而濃，漸漸凝成一個老者。

「不是人！你該好好休息！」陰陽人說。

不是人對陰陽人說：「你也太丟人現眼了，黃道會這麼有名的組織你都不知道，把我們的鬼臉不都丟盡了嗎？你天天鬼喊要走向世界！怎麼越走天下越小了？」

「黃道會怎麼有名法？」玩具人問。

「黃道會當然有名，不然怎麼會派兩個人來？」不是人說。

「我們有三個人呢！是不是更有名？」玩具人還是不懂。

「我們只有兩個人，因為他不是人！」陰陽人消遣道。

眼看不是人怒目相向，一個身穿馬褂的中年人走過來，向不是人作揖說：「這是外交的場合，還是我來吧，免得你又胡說八道了！」

「兩面人！這裡沒你的事！」不是人吼道。

兩面人不理他，逕自把衣服一轉，後面的西裝也就轉到了前面。兩面人胸無點墨，偏喜歡耍洋文，尤其是土涇濱英語，實在是一絕。不幸電腦翻譯不識個中奧妙，到了對方耳中依舊字正腔圓、文法合式，所以聽者往往還能尊重他三分。

「兩位好，在下兩面人，一面對內，一面對外。對內是趕盡殺絕，對外是容忍為懷。所以兩位可以相信我，他們有什麼對不住兩位的地方，等我回去再算帳。」

珍妮說：「謝謝你，不過是我得罪了他們。」

兩面人說：「那他們太不應該了，我回去一定嚴辦！」

珍妮說：「不！你聽錯了，他們沒有對不起我。」

兩面人說：「那怎麼可以？那我還有什麼用？」

珍妮搞糊塗了，問道：「什麼有什麼用？」

兩面人說：「是呀！你們有矛盾，我才能大大的表功，天下不亂，我就完了。」

又一個小孩把兩面人往後一推，對珍妮說：「我是小大人，個子雖小，心願卻大，我看你們不是普通的觀光客，來來來！到我們窩居慢慢談吧！」

十一鬼上次被送到金星監獄的確有些冤枉，他們是被大法王凌虐的受害人。金星法官查明後，補償了每人一千貝幣。自從被遣回後，他們也心生警惕，藏形匿影了一陣子。

他們愈不敢招惹當局，對大法王的仇恨之心愈熾，處心積慮要向大法王尋仇。他們在城中本有戶籍，只是受不了拘束，常常到城外遊逛。這次他們申請遷居安順，更大肆搜購各種機具零件，私運到六盤山一個隱秘的洞穴中，準備自行設計武器。

不料機具零件不是日用商品，尤其是具危險性的化學藥品，很難採購齊全。陰陽人與玩具人喜歡逛街，其他幾個卻發覺虛擬實境又進步了，簡直趣味無窮。若非不是人嚴厲督促，大家早就協議停止復仇大業，棄鬼從良了。

不是人有個本事，能夠來去如風，那是當年電腦替他施行長生術時，出了點紕漏。不是人堅決要向人類議會申訴，最後電腦同意給他一個能實可虛的身體，讓他來無影去無蹤。有本事的人總是不甘寂寞，後來便找了這幾個活寶，組成十一鬼。

不是人發現珍妮對大法王似有微詞，再聽到黃道十二星座，他彷彿有印象。目前正是需要朋友的時刻，這種良機不能放過！

雙方開誠佈公，到最後竟然非常投合。不是人一聽黃道會基地中有兵工廠、火箭發射場，還有超級電腦，羨慕得不得了。等珍

妮開口相邀，他竟連客套都免了，興奮地說：「咱們馬上動身吧！瀑布有什麼好看的！」